



Crime and Punishment

罪与罚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邹侠云◎译



(全译本)

罪与罚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邹侠云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 /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邹侠云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500-0918-9

I. ①罪… II. ①陀… ②邹… III. ①长篇小说—
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8108 号

ZUI YU FA

罪与罚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邹侠云 译

出版人 姚雪雪
总策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云
美术编辑 松雪
制作 王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6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83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0918-9
定价 48.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7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费奥多·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 - 1881）是我国读者所熟知的俄国著名作家。高尔基曾评价说，在艺术表现力方面，只有莎士比亚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媲美。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贫寒，一八四三年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不久开始致力于文学创作。一八四六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穷人》引起了文学界的赞誉，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成为一位名震文坛的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主要有《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白痴》、《少年》、《罪与罚》、《卡拉马卓夫兄弟》等。

长篇小说《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代表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具有世界声誉的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名贫穷的大学生，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而退学当家教，女房东也因为他付不起房租而拒绝提供给他伙食；他因为贫穷、饥饿和无依无靠而陷入了痛苦和绝望的境地。但是他又生性坚强、自傲，有着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把人分成“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必须任人摆布，唯命是从，他们只是繁殖同类的材料；而不平凡的人却可以为所欲为，究其原因，就因为他们属于统治阶级。

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想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想做拿破仑式的天才人物，于是他去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与此同时，他还把自己看成一个天才人物。杀人以后，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陷入了深深的痛

苦之中，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越”过去。

索尼雅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绝望中的一盏明灯。他俩的形象是理智与感情的对照。索尼雅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的爱，是人类苦难的象征。

书中还具体生动地讲述了马尔美拉陀夫一家的艰难生活和悲惨命运，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酗酒、卖淫等不健康社会现象的本质，控诉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

长篇小说《罪与罚》为我们再现了十九世纪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统治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图画。作者采用对比的艺术手法，不仅描写了贫苦、善良的和听天由命的人们，同时也勾勒出卑鄙、自私和踌躇不安的人们。这一正反对比，更加鲜明地突出了人物的特征，使矛盾和冲突更加尖锐化。

《罪与罚》不仅是一部社会、哲学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心理描写的作品。书中对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心理刻画得生动而真实，把美与丑、高尚与卑鄙进行了对照，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悲惨景象。

二〇一四年三月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89
第三章	197
第四章	283
第五章	369
第六章	454
尾 声	553

第一章

一

七月初的一个傍晚，天气非常炎热，有个年轻人从他的小屋里走出来，这间小屋是他从 S 巷二房主那儿租来的。他信步走在大街上，慢慢地、好像犹豫不决地朝 K 桥那边走去。

他很顺利地楼梯上避开了女房主。他那间小屋，在一座五层高楼的最上层，说它像个住人的房间，还不如说它是个衣柜。他向女房主租了这个小屋，其中包括吃饭以及女仆人照顾等。女房主住在下面一层楼的一个单独的套间。女房主的厨房门口是他每次外出的必经之地，那个厨房的门朝着楼梯，几乎总是大开着。每当这个年轻人从这里走过，他就会产生一种痛苦而又惧怕的感觉，也因此觉得很不好意思而眉头紧锁。他欠了女房主的房钱，所以生怕碰到这个女房主。

他并非没有胆量不敢惹事，他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脾气十分不好，一触即发。他处在紧张不安的状态中，好像得了疑心病。他经常胡思乱想，喜欢一个人独处，不仅怕碰见女房主，而且害怕碰到别的人。他被穷困压得气喘吁吁；然而最近，就连这种穷困潦倒的境遇也使他麻木了。他已不再去干那些日常生活中需要干的活儿，也不想去干了。事实上，他压根儿就不怕女房主，不论她想出什么花招来耍弄他。但是，与其被挡在楼梯上听她那些与他毫不相干的废话，被她纠缠着逼债、威胁、埋怨，他不得不想办法搪塞几句，道歉一下，说些谎话，倒不如像只猫似的溜下楼去，

逃之夭夭，以免让别人碰着。

但是这一次出来，他那种害怕遇到女债主的心情，使他自己都觉得很吃惊。

“我想去做的是一桩怎样的事啊，可是却害怕起这样不起眼的小事！”他想着，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嗯……对啦，什么事都是人干出来的，可能就因为他胆量太小，才丧失了大好机会……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真想知道，人最害怕什么？他们最害怕的是新举措、新见解……但是，我空话讲得太多了。之所以我一事无成，是因为我总讲些空话；不过又一想，也许正因为我一事无成，因此我才总说空话。最近这一个月来我已习惯说空话了，因为我整天躺在这个小屋里苦思冥想……甚而至于想到久远的古代。眼下我去做些什么呢？我真的能做这件事吗？难道说这不是开玩笑吗？确确实实在开玩笑；再者，这不过是异想天开，没事偷着乐罢了；这是举手之劳的事！是的，这也许是举手之劳的事而已！”

大街上酷热难挨。闷热的空气，熙熙攘攘的人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块、灰尘，还有每一个不能租别墅住的圣彼得堡人都很熟悉的、夏天那种特有的臭味——所有这一切使得这个年轻人原本就已经不太正常的神经更加受到了痛苦的刺激。一阵阵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从那些酒馆里飘出来，像这样的酒馆在城里这一带非常多。即使在工作日，仍然会不断遇到那些醉汉，那难闻的臭气和醉汉给这幅画面增添了一层叫人恶心的阴郁色彩。刹那间，在这个年轻人清瘦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其厌恶的神情。顺便提一下，这个年轻人长得漂亮英俊，有一双美丽的乌黑的眼睛和一头深褐色头发，身材中等偏上，清秀而匀称。可是一会儿他就好像陷入沉思中，换句话讲，仿佛有些魂不守舍。他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而且也不愿再去注意。有的时候，他小声唠叨，自言自语，因为他有独白的习惯，此时此刻，他本人也承认有这个独白的习惯。与此同时，他也明白他的思想有些时候是混乱的，并感到身体疲惫不堪，浑身无

力，他几乎一天多没有进食了。

他穿的衣服破旧不堪，假如是别的什么人，哪怕是穿惯了破烂衣服的人，也不大好意思穿他这样的衣服在白天逛街。但是在这一带，着装是不会引起人们惊讶的。因为干草市场^①就在附近，妓院比比皆是，同时聚居在彼得堡中心区这些大街小巷里的住户大多数都是些手艺人和工厂的工人。有的时候，模样奇特的人们就到这里来，因此看到一个这种打扮的人就一惊一乍，那就怪了。但是由于这个年轻人满肚子的愤怒和轻蔑，因此他穿着破烂衣服走在大街上，一点儿也不觉得是丢人现眼，尽管有时他也像年轻人一样怕人家议论。如果碰到熟人或是老同学，那就另当别论。说实话，他根本就不想遇着他们……但是，就在这会儿工夫，有个醉汉坐在一辆由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大车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拉到什么地方去。当这辆车从这个年轻人身边驶过时，车上的那个醉汉忽然朝他喊道：“喂，你这个戴德国帽子的！”那醉汉大喊大叫着，还用手指着这个年轻人。这时，年轻人突然停住了脚步，颤抖地用手抓住自己的帽子。这是从齐默尔曼帽店^②买来的一顶圆形高筒帽，但是现在已经是破烂得很，由于时间太长，上面的颜色也褪没了，而且到处是破洞儿，脏得要命，连帽边也没有了，整个帽子已经是七扭八歪，不成形状。然而，他并不感到羞愧，而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甚至像害怕似的。

“我早就清楚了！”他惶恐不安地自言自语道，“我也曾这么想过！这可坏啦！像这样的蠢事，或者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使全盘计划落空！这顶呢帽的确太招人耳目了……因为很可笑，所以才显眼……我穿了这一身破烂的衣服，一定要佩戴一顶便帽，哪怕是一顶旧的扁平的帽子，只要不是这种不像样的东西就成。没有谁会戴这种帽子，一俄里开外别人就会看到，而且会被人记住……更何况，假如

① 干草市场：彼得堡的一个广场，《罪与罚》的情节是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展开的。

② 齐默尔曼帽店：开设在彼得堡的一家帽店。

日后被人记住了，那可是有力的罪证呵。做这种事，必须尽量不要引人注意……虽然事儿倒不大，但是细微处还是要当心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往往会影响到整个计划……”

他无需走得太远；他甚至知道那儿离他的房子大门口总共有多远：一共是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想得出神的时候，居然把这段路一步一步地数过。那时，他并不相信这些幻想会付诸实施，只不过那种荒唐的、诱人的莽撞行为把他的心给打动了。现在时隔一个月，他便有了新的想法，虽然他独自唠叨时总是嘲笑自己的软弱无能、没有勇气和信心；可是，他不由自主地想把这个荒唐的幻想付诸实施，尽管他还不充分相信自己。现在，他准备去试探一下，所以他越往前走，心里就越发不安起来。

当他走近一幢很大的房子跟前时，他的心怦怦直跳，浑身颤抖，每根神经都紧张起来。这幢房子一面靠河，另一面靠街。房屋里有许多小房间，里面住满了形形色色的人：裁缝、铜匠、厨娘、各色各样的德国人，出卖肉体的姑娘和小官吏等等。因此，有好多从房子的两道大门和两个院子进进出出。一共有三、四个守门人。这个年轻人进院时没有碰着守门人，心里暗自庆幸，随即偷偷溜了进去，跑向右边的一条楼梯。虽然这是一条又暗又窄的后楼梯，可是他早已对这里进行暗访了，因此他非常熟悉了。他很满意这里的环境，因为这里比较隐蔽，即使四面环顾，别人也不会注意这个地方。“如果我现在就这么恐惧，那么等我真的去干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当他向四楼走上去时，他下意识地想道。这时，有几个像当过兵的搬运工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们正从一个套间里向外搬家具，他早已探听到一个有家眷的德国人住在这个套间里，还是个做官的。“也许这个德国人要搬走，那样的话，在四楼上，在这个楼梯口处，从今往后得有一段日子，只有老妇人的房子里有人住着。不管怎么说……这很幸运……”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去拉老妇人房子的门铃。门铃发出一阵微弱的丁零声，好像这个门铃是白铁做的，而不是铜做的。在这种房子里类似这样的小住宅几乎都安装

了这种小门铃。他早已忘了小门铃的响声，而眼下这种特别的门铃声好像使他一下子想起什么事来……他浑身颤抖了一下，这时他的神经高度紧张。过不大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老妇人用疑惑的眼光从门缝里打量着房外的人，只能看见老妇人那双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小眼睛。这时，她看到有好多人在楼梯口，就放大了胆，并把门打开了。年轻人迈过门槛，走进黑乎乎的过道，过道的后面是厨房，过道和厨房中间用木板隔着。老妇人默默地站在年轻人的面前，充满疑虑地看着他。老妇人身材瘦小、干瘪，年纪大约有六十多岁，有一双精明、恶毒的小眼睛和一个又小又尖的鼻子，头上没有包头巾。她那淡黄的、有些花白的头发涂了一层发油，弄得油光可鉴。她那像母鸡腿似的细长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又破又旧的法兰绒围巾。尽管天热，她的肩上仍披着一件已破旧不堪的发了黄的毛皮上衣。老妇人不断地咳嗽。或许由于这个年轻人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因为老妇人的眼睛里又突然露出那种疑惑的眼光。

“一个月前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曾到过您这里。”年轻人连忙搪塞说，并微微弯着腰，因为此时他想应该客气一点。

“我记得，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您曾经到我这里来过。”老妇人清晰地说道，但是她仍旧用那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着年轻人。

“这次……我还是那个目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有些腼腆地继续说道，老太婆的不信任使他很是吃惊。

“大概老妇人就是这样的，只不过上次我没在意而已。”他很不高兴地想着。

老妇人一句话也不讲，似乎陷入沉思；后来，老妇人退到一边，手指着房间的门，让客人先进房间，说道：

“请进，先生。”

年轻人走进那间墙上糊着黄色的壁纸的小屋子，窗口放着天竺葵，薄纱窗帘垂挂在窗户上。这个时候，屋子被夕阳照得通明。“那个时候，屋子也会被阳光照得熠熠生辉的！……”这个想法好像下意

识地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脑海里掠过。他迅速地看了一下屋子里所有的东西，试图尽最大努力看一下，并记住它们的位置。但是屋子里没有什么特殊的東西。家具都是旧的，是用黄木做的，有一张带有高木头拱形背的长沙发，沙发的前面有一张椭圆形的桌子，两个窗户之间是一张带镜子的梳妆台，靠墙边放着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两三幅镶在黄色镜框里的不值钱的油画，画上是几个正在捕鸟的德国少女，这就是屋里的全部家当。屋子的一角有一幅小圣像，前面点着一盏小油灯。屋里的一切都非常干净，家具和地板都擦得很亮，一切都是亮晶晶的。“这是丽扎韦塔干的活儿，”年轻人想。整个住宅里找不到一点灰尘，“只有恶毒的老寡妇的屋子才会被收拾得这么干净，”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边想着，一边好奇地朝挂在第二个小屋子门上的印花布门帘瞟了一眼。那个小屋里有老妇人的一张床和一只五斗橱，他还从未往屋里看过。老妇人的整个住处就是这两个屋子。

“您来有事吗？”老妇人走进屋里阴沉着脸问道。她还是那样站在他的对面，对着年轻人的脸望着。

“我带来了一件抵押品，您先看一看！”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扁平的旧式银表，表的背面刻着一个地球仪。表带是用钢做的。

“上次的抵押品已经到期。一个月的期限早在两天前就已经满了。”

“我会再给您一个月的利息，请您再宽限几天。”

“先生，不管是宽限，还是卖掉您的东西，这就要看我的了。”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这只表贵不贵？”

“先生，您拿来的抵押品都不值钱，这表也根本抵押不了几个钱。上次您抵押那枚戒指时，我给了您两个卢布，但是在珠宝店里只要花一个半卢布就能买枚新戒指。”

“请抵给我四个卢布，这是我父亲留下的表，以后我要赎回的。过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有一笔钱。”

“如果您真想抵押的话，我只能给您一个半卢布，而且还要先扣

下利息。”

“就一个半卢布？”年轻人一下子大喊大叫起来。

“那您看着办吧。”老妇人顺手把表还给了他。年轻人气愤地接过表，想一走了之。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更何况他到这里来还有另外一个意图。年轻人便立刻打消了走的念头。

“给我钱吧！”年轻人没好气地说道。

老妇人用手到口袋里去掏钥匙，接着朝那个挂着门帘的屋子走去。年轻人一个人留在屋子中间，一边好奇地听着，一边心事重重。他听到了老妇人打开五斗橱的声音。“也许是第一个抽屉。”他想着，“钥匙准是搁在她右边口袋里……钥匙都串在一块儿，串在一个钢环上面……其中有一把带好多锯齿的最大的钥匙，比别的钥匙大三倍，它肯定不是开五斗橱的……可见还有一个小匣子，要么是个小箱子……这应当搞明白。小箱子都是用这样的钥匙……但是，这一切多么卑鄙……”

老妇人回来了。

“先生，给您钱：一个卢布一个月的利息是十戈比，一个半卢布应该扣您十五个戈比，先扣除一个月的利息。上次您借的那两个卢布如此计算的话，应该扣您二十戈比。因此，算起来应该是三十五戈比。您拿这块表来做抵押，一共该付您一卢布十五戈比。请您把这钱收下。”

“啊！就剩下一卢布十五戈比了吗？”

“是这样的。”

年轻人没有争辩，接过了老太婆给的钱。他盯着老太婆，并没有急于离开，好像欲言又止，要么想做点什么；但是又似乎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想做什么……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或许这两天，我还要拿一样东西给您，银制的……做工精细……烟盒……待我从朋友那儿取回来，我就……”他慌乱得有些语无伦次了。

“先生，到那时再谈吧。”

“再见，……您经常一个人在家吗？您妹妹在不在家？”他朝过道走去的时候，尽可能地装出很随意的样子问道。

“先生，您怎么问起她来啦？”

“噢，没什么。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可是您一会儿就……再见，阿廖娜·伊凡诺夫娜！”

拉斯柯尔尼科夫神色慌张地离开了老太婆的屋子。焦躁不安的心情越来越厉害。下楼梯时他几乎停下来多次，似乎有什么事突然使他惊异。当他最后来到街上时，他感慨地说道：

“噢，天哪！这一切多么讨厌啊！难道，难道我……不，这简直就是胡说！这太荒唐了！”他毅然地加上了几句，“我脑里怎么会有这么邪恶的想法？我的心竟能会去想这种肮脏的事！这毕竟是肮脏、下流、恶劣、可恶！……我整整一个月……”

可是，他无法形容自己心中的慌乱和激动。早在他去老太婆那里的时候，那种令人极端讨厌的感觉就已压迫和扰乱着他的良心。而现在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越来越明显，以至于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样摆脱烦恼。他像喝醉了似的在人行道上走着，连撞了几个行人也都没有什么感觉。他已经到了另一条大街上，才终于清醒过来。他四处张望，才发现自己正在一个小酒馆旁边，要进这个酒馆，就得从人行道顺着楼梯往下，到地下室去，这会儿，正好从酒馆的门里走出两个醉鬼来，他们互相扶持着，嘴里不停地骂着，沿着楼梯爬到街上。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怎么思考，马上就下去了。在这之前他从未进过酒馆，但是眼下他感觉到头昏眼花，而且渴得要命。他想喝点儿冷啤酒，感到自己四肢无力，饥肠辘辘。他坐到黑洞洞脏兮兮的墙角里一张黏糊糊的小桌子旁，要了啤酒，一口气就喝光了。他觉得浑身舒服了许多，脑子一下子也清醒过来了。“这一切都是胡扯，”他满怀希望地说，“甬急，只是身体虚弱罢了！只要一杯啤酒、一块面包，马上就会坚强起来，思路也清晰了。呸！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屑地

吐了一口唾沫，但是，他看起来已经很兴奋了，如释重负。他用友善的眼光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心里也多多少少感觉到，他的这种转变过来的豁达态度也属于精神不正常的范围之内。

这时，小酒馆里剩下的人没有几个了。除了刚才在楼梯上遇到的那两个醉鬼，随后又有一群人走出去了，大约有五六个，其中有一个拿着手风琴的姑娘。他们走了以后，屋里变得空荡和冷清多了。剩下的人中有一个已经醉了，但是醉得并不那么严重，坐在放着啤酒的桌边，小市民的模样，他的同伴是膘肥体壮的汉子，长了一脸灰白胡子，身穿一件西比尔加。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躺在长凳上打瞌睡，有时，突然好像昏迷不醒地伸出双手，把手指头打得嘎巴嘎巴的。可是他没有从长凳上坐起来，只是上半身时不时地往上动一下，嘴里胡乱地哼着一首什么歌曲，使劲地在想着歌词，似乎是：

我和老婆已亲热一整年，我和一老一婆已亲一热——一整年

或者是猛地清醒，又唱道：

我走在波季雅契大街上，找到了从前的老相好……

但是没有人与他共享快乐。他那个少言寡语的同伴对他的这种举动甚至抱有不滿和疑惑。酒馆里还坐着一个人，看上去好像是个退职的官吏。他独自一人坐着，桌子上放着酒瓶，有时喝一口酒，向四下里瞅一瞅。他好像也有些心神不定。

二

正像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那样，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与别人交往的嗜好，总是一个人独处，尤其是在近来的一段时间。可是鬼才知道，现在他突然想与别的人交往。好像他变了个人一样，而且那种与人交往的心情更加迫切。近一个月以来，他总是苦思冥想，焦躁不安，一直处于一种苦闷、紧张的状态之中，到最后竟发展到疲惫不堪

的地步。他真想到另外一个环境里喘喘气，随便什么样的地方都可以，哪怕就只待几分钟也行，所以，不论这个小酒馆里有多脏，他仍乐意待在这里。

小酒馆的老板在另外一间房里，然而他经常到店堂里来走一走。当他走下台阶出现在店堂里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那双擦得油光可鉴、带有红色大翻口的时髦靴子。他身穿一件腰间打褶的长外衣和一件油亮油亮的黑缎背心，没有打领带。他的脸好像涂了一层油，跟一把铁锁似的。一个约摸十四岁的男孩站在柜台的后边，另一个男孩年龄还要小，只要客人要酒，他便给客人端上酒去。柜台上面放着小黄瓜、黑面包干和一些鱼块，所有这些气味都不好闻。屋里又闷又热，让人如坐针毡，浓烈的酒味弥漫在空气中，好像单闻一下这里的空气，不到五分钟就会被熏醉。

有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人，我们甚至跟他们素不相识，可是刚一见面，连一句话都没有说，鬼才知道，立刻对他们就产生了兴趣。那个离得远些、像个退职官吏的客人，就使拉斯柯尔尼科夫留下了这么个印象。以后年轻人曾多次记起了这第一次的印象，甚至把它说成是预感。他不住地看着那个官吏，同样，也是由于那个官吏也在不停地打量着他，也许很想与他聊一聊。对酒馆里所有的人，包括那个店老板，那官吏好像已经看习惯了，甚至感到有些讨厌，而且抱有某种傲慢轻视的意思，好像他们都是些社会地位和文化层次都很低的人，根本就不值得跟他们交谈。这人已经年过五十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头发花白，已经秃顶，因常酗酒，他的脸显得蜡黄和肿胀，甚至有些绿，稍微肿胀的眼皮下，那双狭缝似的兴奋又微红的小眼睛放射出炯炯有神的目光。但他身上具有一种古怪的特征：他的眼眸里流露出兴奋的光芒，——也许伴随着聪明和智慧，——可是又好像朦朦胧胧让人觉得他的精神不正常。他穿着一件纽扣几乎都掉了的破烂的黑色燕尾服。只有一颗纽扣还勉强连在上面。他就用这颗纽扣把衣服扣上，大概以此维持一点面子。黄土布坎肩下露出皱巴巴的、满是污

垢和酒渍的胸衣。他的脸也是按照官吏的式样刮过的，可是由于刮的时间很长，所以已经长出了浓密的、灰蓝色的胡茬儿。他确实有些官吏的风度。不过他看上去有些焦躁不安，把头发弄得乱糟糟的，有时神情沮丧地用双手捧住头，把袖子已经磨破的胳膊肘撑在脏兮兮、黏糊糊的桌子上。最后，他扯着嗓门冲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坚决地说道：

“先生，请见谅，不知能否跟您交谈几句？因为虽然您的衣着不怎么样，可是凭直觉我想您是一位受过教育的人，而且也不怎么喝酒。我向来尊敬受过教育而又真情实意的人，另外，我还是个九等文官^①。我的姓是马尔美拉陀夫，九等文官。恕我直言，您已经工作了吗？”

“没有，我还在读书……”年轻人回答道。他对那人故意造作的话语和直来直去的谈话方式感到惊讶。尽管刚才他很愿意与人交往，不管是什么样的交往，然而他真的听到别人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后，他突然又觉得厌恶和恼怒，就好似他平常对任何一个跟他交往或想要接触的人都感到厌恶一样。

“那就是说，您是个大学生，要么以前是个大学生！”那官吏大声说道，“果真如此！我有经验，先生，姜还是老的辣嘛！”他把手放到前额上，以示有个聪明的脑瓜，“您原来是大学生，要么研究过学问！请原谅……”他拿着酒瓶和玻璃杯从桌旁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来到年轻人身旁坐了下来，稍微侧着脸对着他。他喝醉了，可是依旧话很多，只是间或有些语无伦次，而且重复话也很多。他这种渴求与拉斯柯尔尼科夫攀谈的热乎劲儿，就好似他有足足一个月没跟别人说过话。

“先生，”他差不多是严肃地说，“穷困并非有罪，这是真理。我也知道，酗酒并非美德，这更言之有理。但是乞讨，先生，乞讨就是

^① 一七二二年，彼得大帝制订了文武官员“等级表”，后来稍加修改，一直实行到一九一七年，文武官员分为十四等，一等最高，十四等最低。